

日本外史

徳川氏五

廿二

終

番外書冊

史傳載紀

共廿二

新刊納本

和書門類	ニハセの六號	七の函	八架	二一冊
------	--------	-----	----	-----

内閣文庫	和	二八七	二九函
------	---	-----	-----

内閣文庫	番號和	28706
	冊數	21 (21)
	函號	269 89

史傳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  
使就拜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戶。過駿府。諭內旨。以

前將軍為太政大臣。准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

女為中宮奉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

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

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益議。遺書前

慶長十九年

大野修理亮

織田侍從有樂

淺草文庫

加賀守 納言利 長 福島侍 從左衛 門大夫 肥前守 中納言 利光後 改利常 片桐東 市正 今川治 部大輔 義元

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盍來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為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五月。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傳片桐且元。常誠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真。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

今川上 總介氏 真 織田右 大臣信 長 織田內 大臣信 雄 右近友 祥 大佛鐘銘 內藤飛 彈守 吏二名

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鬻教。下京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二吏率卒往按之。途經太坂。有訛言曰。且元候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咒詛者。上棟牌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停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一 忠貞 忠貞

一為山口但馬守一為間宮權左衛門板倉伊賀守林羅山南光坊天海本多上野介

奉<sub>二</sub>淀君命至。前將軍名<sub>二</sub>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婿。淀氏亦吾婦之姊。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讐。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况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為姦人所誑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銘詞。二女大喜。遂赴江戶。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為質。曰。

使秀賴居江戶。曰。避木坂徙他。因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為也。是為上策。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誅且元。舉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遠近騷然。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由。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木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木坂。號稱十萬人。四出抄

松平隱  
岐守  
井伊掃  
部頭  
建部內  
匠頭  
武藏守  
利隆  
下間越

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太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畱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謀太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葛葉。以檢兵士往來。尼崎城主建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景。將兵援守。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太坂兵戰。尼崎

前守  
伊達  
島津大  
隅守

下。求救於重景。重景疑其偽。不肯救。且元敗走。太坂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議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益設塹寨。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戶。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且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太坂相為腹背。議者以為太患已而太坂果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誼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

大塚月 役 世子竹 千代 上總介 忠輝 河內守 重忠 備後守 忠利 蒲生下

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使。惧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曰。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等兵。急扼淀勢。多木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太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泊和泉海濱。並誅太軍。勿輕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奥。出羽將帥。皆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居守江戶。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傳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傳成

野守 最上駿 河守 水戶常 陸介賴 房 中山備 前守 尾張大 納言義 直 成瀬 人正 紀伊大 納言賴

瀨正成。賴宣與其傳安藤直次。皆從軍。義直初為右兵衛督。賴宣為常陸介。並叙從四位下。後並進從三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為左衛門督。後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旗於義直。賴宣。諸嘗受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太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駕。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一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常以三萬人。皆會焉。居三日。名諸

日本外史 卷五 賴氏藏版

宜  
 安藤帶  
 刀  
 越前將  
 井伊藤堂  
 為先鋒  
 龜澁川子  
 長柄  
 壺天和川  
 于鳥飼  
 大仙陵  
 藤堂和  
 泉守  
 高虎與直  
 孝陣住吉

將。開木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為先鋒。松本忠明。本多忠政繼之。忠明。舉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紘美濃將士。於是先鋒自南面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毛利。福島氏助之。十一月。高虎至太仙陵。時城將薄由兼相。山口弘定。掠平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見。焚天主寺。以撓我軍。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堀氏弘。

下總守  
 忠明  
 淺野發紀  
 伊行擊土  
 兵應大坂  
 者陣大鳥  
 池田兄弟  
 至神崎川  
 池田利隆  
 欲濟城昌  
 茂止之  
 前將軍陣  
 住吉將軍  
 平野義直  
 賴直住吉

掠界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慮。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紀伊。行擊土兵。應木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還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二弟亂下流。利隆涉上流。進至長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夜二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將軍以前將軍入京師之日。發江戶。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詣二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

日本外史 卷之六 德川家 賴直住吉

北忠直利  
光岡山直  
孝高虎天  
玉寺上杉  
佐竹相馬  
諸將平野  
西伊達金  
森諸將今  
宮池田加  
藤諸將中  
島九鬼向  
井諸將泊  
傳法口  
本多美  
濃守

野。義直賴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由利光陣岡  
山。井伊直孝藤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  
秋田堀尾京極諸將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  
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  
山內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向井諸將以兵艦  
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不遺尺地。前  
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住吉邏騎  
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檢其懷。得秀  
賴書。書曰。一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宜速令東國

美作守  
信昌  
授津守  
忠正  
伊奈統  
後守  
毛利甲  
斐守  
福島備  
後守  
薄甲  
人正  
山口左  
馬介  
穉多崎

歸歟。諸將斷其歸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覽  
書。哂曰。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  
高虎訊得其實。乃斷其手足。指黥額。曰。秀賴縱歸  
之城。兵又誘池田利隆曰。事成封以備前。播磨美  
作。利隆縛使者獻之。兩將軍終議進取。阿部正之。  
安藤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正等數十人爲巡使。  
木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勝。獲罪出。以  
老兵事。被収録。是役皆爲巡使。傳令諸軍。進退操  
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攻取穉多崎。九鬼守隆。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賴氏藏版



堀若狹  
守  
鷓野  
今福  
備前島  
博勞淵  
渡辺勘  
兵衛  
武藏守  
利隆  
左衛門  
督忠繼  
官内少  
輔忠雄  
城和泉

向井忠勝以水軍奪敵侯船數十艘。上杉景勝攻鷓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城兵分道出拒。船載銃手。出其中間。力戰交綏。已而城兵以柵難守。弃之而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屯備前島。以其最近城。屬以礮手。諸將將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皆以銃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可守。石川忠總實太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鎗為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寨發銃。忠總

守  
土佐港  
波座港  
上杉中  
納言  
蜷川  
野田  
福島  
城昌茂止  
諸將欲濟  
佐竹右  
京大夫  
相馬彈  
正大弼  
秋田城

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土佐港。阿波坐港還効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進。池田忠繼臨蜷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戒其持重。公等違我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答以昌茂前將軍名。昌茂使林信勝讀孫武傳。至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順天藏

介 堀尾信 濃守 京極若 狹守 伊達陸 奧守 道頓堀 金森出 雲守 川場 淺野但 馬守 蜂須賀 阿波守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因逐之。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為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沒。川場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退。城將太野治房守道頓港。亦驚走入城。蜂須賀氏兵追獲其旗幕。十二月。忠總、忠繼與淺野、鍋島、九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城。伊達政宗至川場。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臨空壕而陣。城兵燒外城諸橋。獨

淡路本街 高麗三橋 鍋島信 濃守 加藤武 部少輔 山內土 佐守 金工光次 森美作 守 有馬玄 番頭 九鬼長 門守

存淡路。本街高麗三橋。石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燒。諸巡使請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垣列牌。竅令而進。勿妄鬪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為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太野治長議和。將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前將軍曰。未也。將軍弗懌。本多正信曰。太公

向井將監 阿部四郎五郎 安藤帶 刀 永井右近大夫 小栗文市 大須賀出羽守 久世三四郎 生玉口

必有神筭。願少族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為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殺。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進。逼玉造貳城。故秀康庶子直正先登。建幟濠上。而城將真田幸村善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軍望烟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表甲。被綦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口。城兵望觀識之。叢銃雨注。衆爭請

坂部三太郎 矢石之來 莫甚於川場 石川至殿頭 大久保相摸守 茶臼山 岡山 大久保 七郎右衛門忠世

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後至。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堙樓。城兵狙發大煩。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師。與斥兵異。不當專視下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扼衆勿發。發銃。六日前將軍徙陣茶臼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砦。相接。壅河之功。既竣。隍水多涸。城兵大驚。我軍以土豚填隍。列竹牌。排鐵楯。起距堙。

池田左衛門尉 北房助 兵衛 城和泉 守意卷 金工光次 入城 大野三馬助 本多上野介 後藤三郎光次

鑿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息。前將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凌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且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且夕人也。明歲西吉東凶。且約和以爲後圖。乃勸秀賴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艾。則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填周池。曰。徙太和。曰。以淀君爲質。必居一焉。數日。答

本多佐渡守 中務少輔 輔光明 出羽守 直正 直孝 畫藤 橫田甚 右衛門 後藤又 兵衛

聽填周池。而請爲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矣。奚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詣井伊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城將大野治房。愧道頓港之敗。欲有報之。時阿波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乃服直孝也。先是。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雪于戎間。宜委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

即欲和議。將詔秀賴成之。前將軍誓首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至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辱天詔。使秀賴奉詔則可。若不奉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夷之。是以敢辭。乃令女監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君妹也。使之入城。勸和。徑工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攻具。飛橋轆轤。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初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壯銳也。大喜。遂上天主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

京極長門守

備前島大煩

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前島軍發。大煩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特逐諸客兵。使東軍毀外城。填周池。以著和親之實。秀賴母子名諸將議。議未決。本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率其冢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填周池。

賴氏藏版



京師命林信勝等索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閱局校寫在大阪軍中遙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為二本獻納其一置二于駿府江戶二十入朝上皇天皇慰勞懇至命議正朝廷爵位興諸節會時京師流言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島故其尾崎戍將不救且元前將軍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牽裾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父大膳為圍人長湫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沒欲戰死

番氏明友其父大膳 番膳

大膳扣馬過之輝政怒以鎗踢其項血被面而不縱遂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忠繼母子皆卒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幼質於太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少子忠宗為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愍之封以富田氏舊邑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遺臣多應太坂募以故賜定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亦論賞諸將士功是役井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遂命領其

遠江守 秀宗 陸奥守 四位少 將忠宗 伊達秀宗 封于宇和 島十萬石 富田信 濃守 伊賀守 定次

日本外史 卷五十一 勅諭 片

右近大  
夫直勝

直孝坐執  
政正信上

國直孝辭曰。直勝雖羸。有先臣養士在。每有君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今以庶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因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頭。於是既拜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坐者洒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類不恭也。然已承故侍從之

周池之諍

元和元年

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是命。吾竊慶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工卒已填外隍。遂及內隍。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周池。謂西南外壕也。今及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已成。何用隍為。今欲存內隍。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晨夜督役。超歲而畢。獨餘牙城一隍。元和元年正月三日。前將軍發京師。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就國。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且告大坂有再舉之計。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

日本外史 卷五 賴氏藏版



日本外史 卷五 劫 賴比蘇版

小幡勤 兵衛

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往十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戸江戸之士有小幡景憲者有罪出仕前田氏玉造之戰先衆奮鬪城將太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大喜遂告再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啟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爲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名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

小幡景憲 佯應

貴民 部少輔

則恐費力也汝勗沮之景憲諾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名之即從一奴入治房曰人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見兩將軍已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重及二女使來請曰兵荒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參議義直將娶故淺野左京大夫前將軍謂二女使曰右兵衛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焉東國女

日本外史 卷五 賴比蘇版

日本外史 卷五 藤堂氏

子不嫺禮節。女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賑給之事。乃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兵勢什倍前役。前將軍笑曰。多多益可敗。不必禁之。終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護京師。京師方訛言大坂兵來。負擔四走。或入闕門。及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弁備。勝重曰。置諸。乃便服巡行。不異平日。上下倚安焉。而諸將至。直孝陣東寺。高虎陣淀。去歲之役。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箱根。不

直孝陣東寺  
高虎陣淀  
山口修

理亮  
渡忍了

得出。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邊了縱敵於住吉。高虎自恐被疑。甚誚了。舊臣亦忿了。新進傲入也。了請去不許。四月九日。前將軍至尾張。名大坂使者曰。吾聞右府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往驗其虛實也。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諭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答。乃徇畿內。應大坂募者。収其妻子。降者宥之。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少

大坂夏月  
之役

日本外史 卷五 藤堂氏

黑田筑  
前守  
如藤左  
馬助

吾老矣不  
復可遺事  
必先衆一  
樂戰

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  
一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  
八日出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  
此役當決於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  
汝合大衆繼之將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  
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復可遺事必先衆一樂戰  
本多正信侍側曰臣聞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太  
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太公甚無道理  
前將軍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高虎對曰

高虎曰利  
於遠不利  
於近  
石川忠總  
中高槻池  
田利隆守  
尼崎山陽  
山陰將士  
自神崎進  
淺野將士  
賀諸將士  
自和泉進  
和伊濃諸  
部自大和  
口進

利於遠不利於近輕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則敗  
衄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  
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  
田忠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淺  
野蜂須賀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  
美濃諸部自大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爲  
其帥水野勝成爲其先鋒前將軍名勝成曰我大  
和口先鋒非汝母可者汝紆大和將士有不用命  
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爲策應期其全勝

日本外史 卷五十五 關原之戰 高虎對曰

一條鎗故  
態  
水野日  
向牛  
神原遠  
江守  
自河内口  
進  
松平周  
防守  
長池  
南都  
小笠原  
信濃守  
仙石越

慎勿作一條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并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為中軍先鋒。神原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之。自河内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大和法隆寺有二人中井正次。前役為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圍法隆寺焚之。二十六日。木野治房亦寇郡山。守將筒井定慶弃守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我耻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逼。遂退走。勝成追躡至法隆寺。會淺野但馬守以兵

前守  
諷藺  
備守  
保科輝  
正忠  
檉井  
丹羽左  
京大夫  
中井至  
水正  
貝塚  
紀伊土寇  
筒井至  
殿助  
龜甲大

五千北赴和泉。至佐野。治房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檉井。蔽林塞蹊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綱。谷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基射斃直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平。但馬守復進。勝成分其部下為二隊。以堀直寄松倉重正為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

日本外史  
卷五  
關原之戰  
續

隅 龜背嶺 堀尾石 衛門 岡部大 學 國分嶺 南都 谷輪六 耶兵衛 上田主 水 多胡助 左衛門 堀丹後

直寄怒名居民問捷路對曰龜背嶺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相傳以為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凶其分也且守屋以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軍正至國分嶺已而勝成引諸軍踵至少將忠輝猶陣南都兩將軍以四方兵漸集遂議親出會太坂細作入京師欲焚禁內及二條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停行五月五日乃發令諸軍持三日糧食以米塩酒醬干糧自從駕肩輿而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

守 松倉豐 後守 畠田 平野 上總介 忠輝 道明寺 渡辺内 藏助 木村長 門守 平岡 長曾我

山前田利光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畠田將軍舍角南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部尚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真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前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赴中軍取節度前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直寄重正等

日本外史 卷五 賴氏 坂

部員  
少輔  
道明寺  
片山  
本多  
松平  
倉倉  
美濃守  
忠次  
下總守  
忠明  
射擊  
片倉小  
十郎

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反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太野治長。真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奥銃隊承之。幸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荻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氏騎士河村新八。鏃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縱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尚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促伊達

一柳監  
物  
千塚  
道明寺  
藤堂  
右衛門  
高刑  
矢尾  
若江  
藤堂新  
七郎良  
勝

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凡盡辭。一柳直盛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尚。遂更殿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赴道明寺。其二族將高刑。良勝。先進渡部。了自為斥候。還報曰。道明寺。鷺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還先部。轉拂而左。了曰。茲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二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關原之戰 藤堂氏

渡辺勘兵衛

木村重成  
戰于若江

長坂

菴原助

右衛門  
修理亮

重政

菴原刺殺

重成

長次郎

人死之。盛親愈進。了等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赴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冒進不利。敵爭蹙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繼進。菴原刺殺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

弘隆  
伊豆守

重信

安藤長

三郎

盛親。橫迫之。渡部了亦見赤隊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扼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邀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噍噍乃爾。歸師勿遏。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言曰。陪臣敢有請。盛親雖遁。幸村等將至。要擊蹙之。則木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焉。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徃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有怯夫。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賴氏戰後

樹席幟道  
敵指揮司  
觀

神原遠  
江守  
木村主  
計頭  
小笠原  
信濃寺  
藤田能  
登守  
四條畷

多喪我良。是為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  
貫部一將。樹席幟。追敵。指揮甚可觀。斯人亦死否。  
高虎嘿然。了免。曹進曰。所謂席幟。即臣也。因呼其  
屬兵曰。掃部君有褒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終以  
傲謗見黜。是日。神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  
宗明。康勝患瘍。膿流至盞。氣不為撓。奮戰破之。與  
小笠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  
止。少將忠直與其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畷。在井  
伊氏後。皆不逮事。兩將軍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

本多飛  
彈守

惰夫晏起  
不逮事

繼之。而捷報累至。効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  
次千塚。將軍次道明寺。下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  
疲。當以他軍易之。忠輝。忠直皆以逗留失旨。本多  
成重以忠直命來稟曰。明日之戰。越前兵何陣。前  
將軍罵曰。惰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成重等惴  
恐還報。且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不  
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恨為  
監軍所誤。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  
見之。曰。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子得我心。



忠政  
忠朝  
美濃守  
忠政

乃父為戰  
未嘗問險  
易  
縫殿助  
康俊  
豐後守  
康紀  
遠藤但  
馬守

初忠朝父忠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家多費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忠朝曰。且實之兄氏。以族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曰。既辦之矣。及在大坂。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軍曰。乃父為戰。未嘗問險易。若何不肖焉。忠朝慙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為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康紀。與遠藤。片桐。石川。蔣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黑田長政。如藤嘉明。繼

片桐正  
膳正  
石川主  
殿頭  
高田權  
之助  
土井大  
炊頭  
酒井雅  
樂頭  
大隅守  
忠純  
秋田城  
之助  
六鄉兵

之。少將忠直為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鄉。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次。稻垣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次。以太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掃部等。衛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本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賴氏戰後

庫頭 仙石越 前守 丹波守 康長 左衛門 尉家次 稻垣藤 助 小野軍 人正 青山因 幡守 越中守 定綱

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左。處分既定。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太敗後。衆心惶懼。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為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為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真田幸村陣茶臼山。以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應。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今宮。而秀

秀賴親將 繼之 高木三 水正 阿部備 中守 何謂大兵 住吉 誅奴輩何 以鏡為 騎左重右 內藤若 狹守 安藤對 馬守

賴親將繼之。鏡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白於左軍。曰。太兵出矣。請速進。旃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過七萬。何謂太兵乎。及住吉。乃舍輿穿鞵。左右進。鎧弁之曰。誅奴輩。何以鏡為。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輜重相亂。不可禁。顧命橫田君松。君松進呼曰。騎左重右。道關而行。使人返馳告。義直賴宣曰。速來。戰將作也。已而右軍傳呼。將軍至矣。長政。嘉明出謁道傍。將軍甲而不曾。單騎從二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賴親將

植村出  
羽守  
本多  
勝正  
本多  
柳帶衣圍  
扇拂蠅而  
過  
可謂佳癖  
矣  
豐前守  
勝永  
明石掃  
部

十餘卒。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進執其銜曰。疇昔敵遠出。憾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齊授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首肯曰。今且剪滅之。本多正信筭與從焉。柳帶衣持團扇拂蠅而過。長政嘆曰。何不類平日威嚴也。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至前部。布令而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上阜候戰。忠朝秀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顧麾我軍。軍乃進。忠直曰。

閻羅廳  
飛騨守  
成重  
伊豫守  
忠昌後  
越前守  
相

吾自此直入閻羅廳也。因呼殮立而食之。一人捧殮。一人持甑。食畢而甑。謂左右曰。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闕而從之。忠直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荻田主馬。左右縱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忠朝見其軍卻。乘愛馬百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盍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鎗。殮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銃者。其圍進鐵搥。乃左奮搥。右揮刀。殮入人。身亦被二十

大屋作左衛門 信濃守 忠修 大學助 忠真 涉多見 縫殿 安積 兵衛 稻荷 安藤

餘創踰溝而僵。敵爭其首。從騎大屋某伏刃上。打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終死之。其長子忠修死於攢槍下。少子忠真被創欲死。其臣瀧多見某安積某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入彌。安見右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多遠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返戰于稻荷。又敗。纔脫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卻。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神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後。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

刀 住吉 天王寺 川場 勝曼 面目黑者 東兵

軍令至。督衆返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天王寺。行破敵兵。而趨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綏而北。木番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酣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暑遠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倣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聞城中有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數遣人議和。名還大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顧後。我軍乃乘之。

日本外史 卷五 顯祇

茶臼山  
岡山

忠直先登  
第一

觀月樓  
若狹守  
忠高  
丹後守  
高知

遂大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茶臼山。將軍進上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有為內應者。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職城上。是為先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焰衝天。諸軍齊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觀月樓。淀君及夫人德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尼崎。路望其烟。乃馳濟神寄。要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發

仙岩堂

高槻  
備前島

傳法港口

毛利甲

斐守

加藤式

部少輔

五層捷矣

和泉守

乘壽

金森出

雲守

高槻。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及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傳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床望見火起。左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來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其手曰。可謂迺公孫也。忠輝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而天主烟

續文獻通考

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將賀

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置兒後軍。使不及事。松

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修遠。不患不建功。賴

宣變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前將軍曰。女此言足

以當首功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未

人以成和也。使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窘步亂

兵中。城將堀內氏久觀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

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本

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啓前將軍。前將軍喜曰。吾

右衛門  
大夫正  
綱  
吾復有十  
四歲乎

堀內主  
水  
坂崎出  
羽守  
木村權

右衛門  
一作米  
村  
安藤對  
馬守  
石川八  
左衛門  
如加爪  
甚十郎

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啓將軍。將軍叱曰。盍

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糶倉中。益發使乞命。而日

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等。

守糶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本多正純。及如加

爪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無復可言。大閣舊

好。吾竟不能忘。苟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

淀君以萬石。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之辱。當往

謝之。獨萬兵所注目。願得二輿而往。直孝疑其詐。

乃使答曰。軍中唯二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

乃使答曰。軍中唯二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

乃使答曰。軍中唯二輿。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

日本外史 卷五十一 賴氏藏版

大戦後當雨

謂重信曰。太旨雖仁恕。貽禍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額之。即日午時。遽命駕。獨從板倉重昌。北歸京師。曰。驅之。太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太坂諸軍一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道卒。以修理城墟。收尸于岡山。以

長倉 部宮内 少輔 伊東丹 後 青木民 部少輔 岩佐右 近 古田織 部正 庶子為

祭軍神。九日。凱旋伏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磔太野道見于界浦。太坂將伊東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太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子獲罪於父。奔歸太坂。及敗。被捕。幕旨宥之。忠興賜之死。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興。

日本外史 卷五十一 賴氏藏版

式部  
秋

金馬

前將軍謂近臣曰。忠興必先衆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日之戰。與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公。兩公收木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木。鈔千枚者各二。六月。賜木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廢。經甲里。期年而殷富如故。十五日。前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違教旨。輕自接刃。故不賞。後封郡山。遂徒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

內記政  
勝作政

朝諫

右近將

監忠真

式部大

輔忠次

藤田能

奪

官少

輔忠雄

左衛門

督忠繼

樂復政

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真襲父秀政封。神原康勝。瘍劇而卒。太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太須賀氏衆。屬於賴宜。責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鎮。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寡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至次年成婚。閏月。十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鉞。還城樂。延喜

日本外史 卷五十一 賴氏或改



日本外史 卷五 五 新式十三條

新式十三條

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拍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頌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侏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入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厭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

二條關白

朝廷式十七條

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畧曰。天子宜因寬平遺誠。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異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于木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典。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入

日本外史 卷五 五 新式十三條

日本外史 卷五 三十一

水 花井 至

血 槍 九 郎 督 政

月四日至江戸。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信濃。寢騎縱。發善擊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有三將。驟諫不聽。乃訴之駿府。忠輝馳至。誣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坂夏役。行至森山。從兵與將軍牙騎鬪。殺三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而向木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誚其罪。有二士。自誣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

出羽守 少將 義 光 駿河守 家親 大藏大 輔義成

前將軍名忠輝。母茶阿曰。少將驍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弟。在吾在時。如此。將軍時可知。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彈。遂遷信濃。卒。十月。前將軍游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光先太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應太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途經伊豆泉頭。以為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發

日本外史 卷五 三十一 貞氏 義成

二年

公使巡察諸國。二年丁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明春正會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二十十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將軍得報大驚。戒行。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將軍自知不起。却鑿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為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麾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且夕

成瀨  
人正  
安藤帶  
刀

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為憂。雖然。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噐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埃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名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慎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勲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歔歔而退。名義直。賴宣。賴房。誠以善事將軍。名其傳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賴氏或取

中山備前守

大政大臣  
家康薨

式部大輔

康政

七郎右衛門清

政

清定

照久

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名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卹典甚厚賴宣就建廟焉初榊原康政兄清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奔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名賜祿守久能尋卒長子清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照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以絕將軍因使照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

三年

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王遣廷臣二輩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戶來次日祀焉柁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廟以為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為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恭順殊至以鎮護王國為已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

日本外史

卷五

順氏藏

版

繁

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問疾苦。其為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囿。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某欲諫之。未有路。乃故自矯令。取池藥之鯉。煮而食之。佗日。公觀於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為天下。公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名鈴木褒之。

是亦買駿  
馬骨之類  
矣

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鎗。犯敵者。賞可倖。犯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召三士人命事。其一。人畱請曰。臣承問。敢有白。出一疏于懷。獻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後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本多正信侍坐。啓曰。彼何輕率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褒之。公曰。否。吾褒其志也。且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憚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

神谷

材。材者豈肯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耻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耻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已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為公。忘私。獎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又嘗諭將軍近臣。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獎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斃其根。猶鷲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

大賀  
大賀  
四郎

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誤用大賀。殆陷危禍。可不懲哉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浚民膏血。盈之府庫。目曰能臣。是為君蓄怨耳。且恃才能者。必以舊法為迂拙。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衰亡。皆由於此也。凡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奧。見源賴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東陲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

國事皆  
泰衡之舊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賴朝榜牌

金可以爲虛飾。鐵可以爲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  
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我家  
法度。皆與祖考者舊議。深謀遠慮。期其無弊。勿有  
所變更。譬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  
尚。數附治土。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  
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皆與我同苦  
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絕之。所以酬  
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  
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

自有其柄。驕奢怠惰。以虐生民。則天將奪之矣。故  
吾主岡崎。慮隣國攻守。主關東。慮三道治亂。定天  
下。慮四境安危。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  
王國。武臣之職爲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  
不惧乎。公以與武田氏連兵。後講武備。多取其法。  
或說曰。武田之箭。必甘其鏃。使中人而難拔也。請  
倣之。公顰頤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  
之箭。必固其鏃。使中人而易拔也。公幼爲今川氏  
所育。今川義元之墓。在于桶峽。公每過。必下拜。其

日本外史 卷五十一 賴房謙遜

五年 收福島正則封

伊奈圖 書勛 鳥井左 京亮

三家

仁且義。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誡。以綏撫天下。五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橫。嘗殺公人伊奈。今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嗜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戶。第傳命放之。津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為三家。諸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

左近將 監宗茂 下總守 忠明

城代

六年

京橋

玉造

大番頭

七年

伏見奉行

八年

女御和

子

田中兵

房特不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為鎮府。遣勳舊一將守之。稱為城代。六年。置京橋玉造兩戌。遣大番頭率部眾更戌。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甲申氏無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為老中。東照公嘗欲增其封。辭曰。臣叨

日本外史 卷五十一 賴房謙遜



日本外史 卷五 賴氏藏版

部少輔 源五郎 義俊 上野介 正純 佐渡守 正信 正純嘗有 斬父之請 帶刀直 次 天野三 郎五衛

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土誠不自安願以其  
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鎮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  
間何貺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  
沒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  
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  
也及為駿府執事興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  
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  
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輒決正純誣康景令  
速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奔封出比東照

有馬修 理大夫

大久保 相模守

九年 三弥正 重正衛

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寃之有馬晴信之誅  
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也  
誑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事晴信以  
故敗大久保忠隣之寃世亦以為正純父子所為  
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都宮十  
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  
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  
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  
覲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為正三位大納

日本外史 卷五 賴氏藏版

門尉  
三位宰相  
忠直  
寬永元年  
三位中  
將越後  
守光長  
宰相伊  
豫守越  
前忠昌  
四位少  
將出羽  
守直正  
本多飛

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内大臣任征夷大將軍  
先是參議忠直負功缺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  
無辜幕府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荻  
原削髮號一柏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  
後三世以不能馭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  
忠昌直正皆有功於大坂之役忠昌封于川中尋  
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正初支封  
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柏之敗本多成重  
復歸幕府列為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

彈守  
駿河大  
納言忠  
長  
前田肥  
前守  
伊達陸  
島津大  
隅守  
四年  
七年  
明正天皇  
下野守  
參議忠

觀九月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  
饗之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  
直賴宣忠長並累遷太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  
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中納言忠長將軍弟  
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薨四年蒲生  
忠鄉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除  
以白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  
於皇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為明正天皇將軍  
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為少將信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德川氏 職 職

鄉 八年 少老職 老中 九年 台德公薨 葬增上寺 中務大 輔忠知 加賀守 長重 酒井讚 岐守 伊豆守 信綱

綱為侍從。皆不敢拜。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葬于增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太相國。謚台德。台德公為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闕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懽。至微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兄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名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

者。井伊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木久保忠隣。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啻直政。正信而忠吉亦躋忠隣。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且夕往來。寢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領氏藏版

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隕涕，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公方食，舍箸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為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倣東照

備後守  
忠利

公。而最慎於選入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太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為侍，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為側用人。公又以為傳，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為不可，即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名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聘

日本外史

續武藏

大目附  
新太郎  
少將光政  
武藏守  
侍從利隆  
官丙少  
輔宰相  
忠雄  
相模守  
少將光

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躪之。衆同聲對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附。專掌監察。六月。徙封池由光政于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嗣。徙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公女適太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于出羽。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

仲  
美濃守  
侍從忠政  
加藤肥  
後守  
越中守  
三位參  
議忠興  
右近將  
監從  
忠真  
東照公孫  
糕定兩孫  
嫡庶

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真。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太坂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島二氏遺胤。名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太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將軍爲世子時。內外流言。幕府有易嫡之意。世子乳母春日局者。往駿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兩公子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座。忠長欲踵升。公曰。叱叱。汝敢欲外斯坐乎。坐定。供糕。公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德川氏藏版

忠長筑城  
壕見  
信濃守  
長次  
駿河大  
納言

投與忠長曰。阿國喫之。衆望於是定矣。世子爲太  
納言。在西城。城壕多見。忠長手發銃。獲一鳥焉。以  
示夫人。夫人悅甚。命宰之。俟台德公入。饗焉。曰。阿  
國所獲也。公悅。啖之。問曰。且何處得之。具對以實。  
公吐哺。怒曰。何得此。太怙事。謂西城誰所居乎。乃  
罪其從者。忠長既長。元和中。封甲斐。寬永中。增封  
駿河。遠江。既而驕恣。失驪於台德公。公擯之。就國。  
及公有疾。畋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爲請。名見之。不  
許。及公薨。忠長無戚容。嗜殺。喜怒無常。於是將軍

安藤若  
京進  
大番書院  
尾從  
十年  
山城守  
侍從堀  
尾忠晴  
十二年  
京師奉行  
十四年  
島原之亂  
京極少  
將着狹

既除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  
長不悛。次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  
直隸征夷府。府兵。是時有太番。及書院。扈從。兩番。  
更戍駿府。十年。堀尾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  
氏焉。後三年。亦無嗣。收封。名其胤子。賜播磨地六  
萬石。十一年。將軍入朝。進從一位。遷左大臣。始置  
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月。故小西氏  
餘黨。以邪蕪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軍下教  
西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遣松平信

日本外史 卷五十一 賴氏職

守忠高  
十五年  
禁則蘇教  
十六年  
大老職  
十七年  
十八年  
勘定奉行  
胤子刑  
部輔  
高和  
板倉内  
膳正  
二十年  
後光明天

綱命水野勝成贊謀焉。未至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死。信綱至。城陷。誅賊渠率十餘人。斬首四萬。申邪蕪禁於海内。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土井利勝爲之。免老中連署。而猶參太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置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平正綱告老也。正綱。實郡吏大河内秀綱者子。冒松平氏。長於理財。歷事三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庶孫。而養於正綱。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爲後光明天

皇  
正保元年  
二年  
慶安四年  
大猷公薨  
葬日光山  
松平伊  
豆守  
水野日  
向守  
生駒壹  
岐守高  
俊  
四代將  
軍藏有

皇。天皇。正保元年。將軍生次子綱重。後爲參議。封于甲斐。二年。生三子綱吉。後爲中將。封于館林。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葬于日光山。贈官位如前代。謚大猷。大猷公幼英偉。東照公器之。戒台德公曰。易嫡亂之本也。且竹千代後必爲明將。宜速定儲貳焉。戒其保傅曰。父必求其子類已。是不協之原也。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三郎。有終身之憾。汝輩勿使將軍再憾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照台德之世。諸巨藩各自偃蹇。其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賴氏藏版

公  
右衛門  
大夫正  
網  
大河內  
金兵衛  
甲府守  
相三位  
左馬頭  
細重

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未定。及大猷公時。嘗盡名天下。侯伯于太城。自諭之曰。我祖老因卿等力。定天下。且以其嘗比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比譜第將士。至於家光。則襁褓已主天下。自有與祖考異者。今已居統率之社。而不一事權。非所宜也。自今待卿等。當同於譜第。若不厭心。其各之國。給暇三歲。熟思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曰。敢不聽命。公乃起。入坐內廳。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腰無所佩。諸侯受刀拜。公曰。檢刃。諸侯悚息。抽

三四郎  
廣宣  
大和守  
廣之

刀寸許。輒退。自是德川氏權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恭順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叨此職。幸得全首領以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東照公事。公輒曰。少竅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察臣下是非。而不輕發之口。遇有黜陟之議。輒曰。某狼如此。性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為側衆。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

日本外史

卷三

賴氏職級



堀田加賀守  
大田備中守

件。廣之條對。公曰。未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惶汗而退。更相告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故。皆見寵任。皆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麾下風習漸趨奢侈。往往不能自給。合德公之薨。頒賜遺金。又周加其俸。婚嫁喪葬。槩皆得貸於官。而猶告困乏。世子生之明年。有教。盡召麾下士人。及諸吏。衆皆謂當有慶典也。公此日。患頭痛。以手巾約額。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乏極矣。即明日有緩急。出次品川。亦不可能也。如是則汝

酒井讚岐守

青山伯耆守

因幡守  
宗俊

等。欲置吾於何地乎。因太息泣下。衆莫能仰視。酒井忠勝在側。颺言曰。諸君恃仁恕恩。忘奉上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心服而罷。已而下令。諸士子弟年長堪用者。舉充番士。因給俸。又置新番。以太番子弟充之。又遣使諸道。問民疾苦。數舉賑恤之典。合德公時。青山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親政。未及復之。而死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晚歲賜邑于信濃。面諭曰。自吾之幼。汝父盡忠輸誠。吾駭不為意。使之死配所。今

日本外史 卷之三

賴氏藏板

加賀守  
忠奉  
出羽守  
忠任後  
加賀守  
四位中  
將會津  
正之

信綱捕乳  
雀

悔無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庶幾慰其冤魂。自今  
汝事我子。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又賜木久  
保忠李肥前地八萬石。及其子忠任。終復舊封。再  
鎮小田原。以白父祖之冤。天下悅服。當公之時。名  
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掃部頭井伊直孝。太炊  
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周防守板倉重宗。  
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等。為其最焉。  
自公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公嘗見屋上乳  
雀。命近臣往捕之。屋係將軍燕室。眾莫敢往。乃推

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應命。夜潛緣  
屋索之。失足墮庭中。譟然有聲。將軍提刀。未人執  
燭而出。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覩雀兒愛之。竊  
來捕也。將軍曰。否。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  
告。將軍怒。內信綱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  
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自囊中爭之。徹旦。且日。將  
軍出視朝。未人憫信綱之志。而慮其飢。私吐囊口。  
以餒啗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軍入。復詰之。終  
不改辭。未人固請而縱之。將軍目送焉。謂未人曰。

事見一  
卷二十幅  
二十一葉

孺子能如是。後必羽翼我兒。果如其言。信綱警敏。絕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樓。信綱督工。一宵而成。以白紙糊壁。如新聖者。利勝讓之曰。不成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其不可而還。眾稱其敏。忠勝讓之曰。列世恭順之旨。子豈不知乎。何必盡拒之為。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始親政也。下教曰。太小之事。盡如東照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東照公曾約封我

井伊直孝  
燒伊達政  
宗印信

百萬石。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退朝。直詣伊達氏。面見政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即出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蓋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曰。老夫誤矣。因笑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群議不決。板倉勝重薦直孝曰。掃部頭不踐人足跡者。乃

問之差侍  
者在下坐  
迎忠勝問  
之也對曰

名直孝。議遂得決焉。勝重為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台德公優勞。使舉人自代。勝重曰。莫若臣長兒。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廉平。世以為不愧其父。公嘗有疾困劇。遠近疑懼。既而愈。馳使京師報之。重宗答書至。曰。臣游獵數日而歸。以致奉答。替緩公覽之。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覽其書。曰。京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竢忠勝退。問之。對曰。周防守務。示暇豫。非鎮眾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下一心。繫如此。忠勝直孝。相踵為木老。信綱

煮勝對  
侍者之問  
也

保科正  
章章職  
保科肥  
後等

忠秋自少老進老中。而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正之為台德公孽子。公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餘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蔡章。吏詰得其故。有證左。遂以聞。保科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名正之。太猷公立而未達也。公嘗放鷹於驪鄉。群騎散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番眾也。願少息。此僧與坐而談。公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是。豈有木檀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賴氏 賴房  
亦貧乏。不足有爲。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群騎至。索將軍。問之僧。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已。僧大驚。惧誅。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遷四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名諸老而屬世子家綱。世子襲職。甫十一。天資仁恕。時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輔佐幼主。不敢爲慶讓。以俟其長。

明曆三年

大納言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三年。江戸災踰歲不滅。城郭第舍延燒略盡。物情恟然。信綱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辦。忠勝等協議。盡罷諸侯就國。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旣而親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還諸侯質在城中者于各第。禁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葬于寬永寺。謚嚴有。自是之後。寬永增上二寺。爲德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

嚴有公

建大等

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蔡章焉。天恩苟欲酬  
微勞。伏願錄臣祖先。乃詔贈上祖義重從四位下  
鎮守府將軍。父廣忠正二位大納言。其歲與台德  
公偕獵于上野。使土井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  
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太  
光。以奉詔書。與參河木樹寺。皆准勅願寺。台德太  
猷二公。益敬祖先。以故後嗣以親拜兩堂為常務。  
如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詣日  
光廟。以為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將諱綱吉

常憲

文昭公

有章

有德

惇信

浚明公

自館林入紹職。二十九年。薨。謚常憲。從子中納言  
諱家宜。自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謚文昭。世子諱家  
繼襲職。四年。薨。謚有章。無嗣。賴宣孫中納言諱吉  
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厲精為治。多所  
釐革。天下號為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  
六年。薨。謚有德。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謚惇  
信。世子諱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謚浚明。浚明公  
以上。至嚴有公。叙任官位。槩有常例。為世子時。叙  
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襲太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內

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太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太納言以前叙任如源氏足利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太納言始初有德公爲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祿其二子不復建封土給廩粟十萬石賜第于田安一橋惇信公又沿例祿其一子第于清水皆爲省卿及浚明公無嗣今公自一橋入爲世子名家齊實有德公曾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

文眞公

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內大臣於是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文眞公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旣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真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

日本外史 卷三十一  
治少亂多。群雄碁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邪。世論者或病木坂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木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遂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

是之時。太閤所據。不過近畿諸州。瓦合鳥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膠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勲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由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百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



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  
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  
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  
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  
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  
釁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  
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  
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紘天  
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太坂。徒一侯國之

坐食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  
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  
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  
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  
之。而何有於驕婦駭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  
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  
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勅敵。百戰爭鋒。寸壤不取。纒  
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間。奄有近畿。暴致強  
大。蓋無不以公為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

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闕公。嗚乎。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男 賴元協

男 賴有復 同校

門人後藤機公之

日本外史卷之二十二 大尾

後

酒中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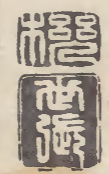
舊本日本外史磨滅。為改刻。社友橋本大路。校姓名。友壽及通稱。其未詳者。畧俟。後日。余化標記。及附評語。揭諸軍外。便覽。若刻已。成。使余。後憶山陽先生。所最親為。

小竹翁之有著必先與先生之生  
之著亦然而余常來往于其間此  
書之成先生自携訪翁之室酒屬  
觴契其味切而余陪坐延先生余  
所也翁余岳父也當時情景猶在  
目而二翁逝既久矣其書梓本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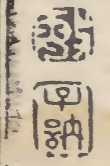
磨滅余老可知也執筆不堪今昔  
之感遂書以代跋

元治改元甲子孟冬

後孫機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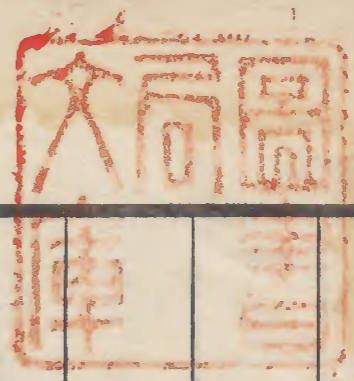


義子敏書



〇〇〇〇〇

元治七年



元治元年甲子十月

賴復二郎藏板

